百年百篇经典文学评论

雷达 主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书　名：百年百篇经典文学评论
作　者：雷达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
ISBN：7-5354-2774-X/I206.6
定 价：28.00

编 选 说 明

我们早就有编选一部百年文学评论荟萃的想法。在闲谈中，我们经常提起多年来留下深刻印象的评论文字，谈起它们的优美、深湛和辞采，联想起众多前辈学人的睿智风范，便有一种如数家珍般的兴奋。于是就想，何不把滋养过我们的、以及更多公认的好文章汇集起来，介绍给更多的人？遥想蘅塘退士编选《唐诗三百首》，不也是推己及人而萌发一念的吗？这种建立在长期阅读经验基础上的选本，理应受到读者的喜爱。在目前的书籍市场上，文学选本的品类可谓繁且多矣，却也渐趋程式化，而精萃、可靠的选本犹恨其少。就这个意义来说，这部书的编选思路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需要说明，这个选本，不是通常的论文“年选”或一个时段的论文选，并不要求历时性地体现完整的文学理论的发展脉络，甚至也不要求每篇文章在文学观念上多么前卫，或有无自己的体系。与其说看重它的理论价值，不如说更看重它的文学价值。我们更看重的是它作为一篇评论文章的自足性——它的说服力，感染力，以及它的语言和形式的完满程度。如果是一篇美文，那就更好。当然，这样的文章在理论上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独到发现。事实上，批评是另一种形式的创作。它发现、鉴赏、评价好的作品，质疑、反对和拒绝不好的和坏的作品。它向人们提供负责任的判断，帮助公众掌握评价文学作品的可

靠的尺度与方法，从而最终形成有利于文学发展的氛围与环境。这些，可能就是我们编选此书的出发点。

我们是先编好了书，才寻找出版社的，发现长江文艺出版社正在出版一套“经典”系列，于是得到接纳，合乎逻辑地成为这个系列的一种。经典无疑是个极高的标准。只有用严格的尺度判断和选择，才能避免误用甚至滥用。那么，经典性的文学评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呢？

首先，它必须具有典范性，必须向人们提供可靠的知识和判断，对人们理解某一时期的文学，或具体的作品，提供可靠的信息，从而帮助人们提高文学趣味和鉴赏能力。

其次，它必须具备真正的批评精神，敢说真话，绝无讳饰，勇于通过尖锐的质疑和诘难，坦陈自己的观点和判断。本书所选胡风批评朱光潜的文章、傅雷批评张爱玲小说的文章，以及李长之批评老舍小说的文章等等，体现的就是这种批评精神。

第三，论涉的必须是有价值的话题，或重要的作品及文学现象。评论的价值，固然首先决定于评论本身，但也与评论的对象有关：你很难就一部完全无价值的作品或一个无意义的话题，写出有价值的或有意义的批评文章。依此，我们选择的关于唐诗的文章约有四篇，批评《红楼梦》的文章约有五篇，研究鲁迅的文章约有五篇。如此等等。这绝非事先的设定，而是自然的归属。甚至这本书的总格局明显地头重脚轻，即现代部分重，当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分量轻，也同样不是人为的结果。我们之所以选择了编者之一的雷达评《白鹿原》的文章，固然与文章本身有关，但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白鹿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少有的最具价值的文本之一。

第四，它必须是“文学的”，必须能给人带来文学性的满足，换句话说，它必须赋予思以诗的韵味，赋予理以趣的魅力。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更全面地反映一百年来我国文学批评的成就，避免遗珠之憾，本书还从几部非常有影响的著作中撷取了几篇

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的片断，如吴经熊、司马长风、俞平伯、傅庚生、李泽厚、王元化等人的文章，都取自他们广为人知的专著。

任何有限的选择，都意味着艰难的取舍，都有可能导致疏漏和遗憾。我们期待读者的批评和指正，希望有机会能使这个选本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雷达　李建军

2003 年 11 月 11 日于北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编选说明 …… (1)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梁启超 (1)
红楼梦评论…… 王国维 (6)
文学革命论…… 陈独秀 (27)
《中国新文学大系》 小说二集序 …… 鲁　迅 (31)
人的文学…… 周作人 (47)
文学改良刍议…… 胡　适 (55)
读 《哀江南赋》 …… 陈寅恪 (64)
《红楼梦》 新谈 …… 吴　宓 (72)
读 《呐喊》 …… 茅　盾 (85)
论 《世说新语》 和晋人的美…… 宗白华 (90)
看戏与演戏 …… 朱光潜 (106)
谈 《金瓶梅词话》 …… 郑振铎 (119)
论雅俗共赏 …… 朱自清 (131)
徐志摩的散文 …… 苏雪林 (137)
宫体诗的自赎 …… 闻一多 (143)
《红楼梦》 的风格…… 俞平伯 (154)
文学的纪律 …… 梁实秋 (165)

论技巧 …… 沈从文 (180)
关于抽骨留皮的文学论 …… 胡　风 (183)
鲁迅先生 …… 张定璜 (191)
李白与歌德 …… 梁宗岱 (200)
言语与风格 …… 老　舍 (206)
《边城》
——沈从文先生作 …… 李健吾 (212)
夏之烈焰 …… 吴经熊 (218)
再论中国小说戏剧中之中国心情 …… 钱　穆 (233)
论张爱玲的小说 …… 傅　雷 (241)
评老舍的《离婚》 …… 李长之 (256)
通感 …… 钱钟书 (266)
《浮士德》里的魔 …… 冯　至 (277)
鲁迅作品的黑暗面 …… 夏济安 (295)
论散文诗 …… 林以亮 (311)
人的文学 …… 夏志清 (322)
论李义山诗 …… 缪　钺 (339)
悲喜与同情 …… 傅庚生 (347)
说书 …… 孙　犁 (357)
钱钟书的《围城》 …… 司马长风 (365)
论《戏为六绝句》 …… 马茂元 (369)
《牡丹亭》解说 …… 徐朔方 (381)
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略测钟阿城的小说世界 …… 郭　枫 (401)
析《春望》 …… 颜元叔 (406)
响　　的一粒铜豌豆
——读话剧剧本《关汉卿》断想 …… 戴不凡 (411)
“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谈蘩漪 …… 钱谷融 (420)
金圣叹的宿命观 …… 何满子 (430)
郭沫若与闻一多 …… 何其芳 (438)
古典小说中几个人物出场的艺术处理 …… 李希凡 (445)
释《体性篇》才性说
——关于风格：作家的创作个性 …… 王元化 (464)
论民初的游记 …… 余光中 (471)
盛唐之音 …… 李泽厚 (480)
元杂剧中悲剧观初探 …… 姚一苇 (499)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 …… 王　蒙 (512)
倔强峥嵘的异教徒精神
——谈谈对《呼啸山庄》的理解 …… 陈　(519)
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人的三次发现 …… 刘再复 (529)
来自铁屋子的声音 …… 李欧梵 (538)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 黄子平　陈平原　钱理群 (554)
《灵与肉》和张贤亮 …… 阎　纲 (573)
废墟上的精魂
——《白鹿原》论 …… 雷　达 (580)
淘这盘金沙
——细评白先勇《孽子》 …… 龙应台 (604)
小说的艺术 …… 王小波 (614)
荒谬的喜剧？
——《骆驼祥子》的颠覆性 …… 王德威 (617)
另外一种散文
——读周作人的《乌篷船》 …… 王晓明 (625)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梁启超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吾今且发一问：人类之普通性，何以嗜他书不如其嗜小说？答者必曰：以其浅而易解故，以其乐而多趣故。是固然；虽然，未足以尽其情也。文之浅而易解者，不必小说；寻常妇孺之函札，官样之文牍，亦非有艰深难读者存也，顾谁则嗜之？不宁惟是。彼高才赡学之士，能读《坟》《典》《索》《邱》，能注虫鱼草木，彼其视渊古之文，与平易之文，应无所择，而何以独嗜小说？是第一说有所未尽也。小说之以赏心乐事为目的者固多，然此等顾不甚为世所重；其最受欢迎者，则必其可惊可愕可悲可感，读之而生出无量噩梦，抹出无量眼泪者也。夫使以欲乐故而嗜此也，而何为偏取此反比例之物而自苦也？是第二说有所未尽也。吾冥思之，穷鞠之，殆有两因：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而此蠢蠢躯壳，其所能触能受之境界，又顽狭短局而至有限也。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此等识想，不独利根众生有之，即钝根众生亦有焉。而导其根器，使日趋于钝，日趋于利

者，其力量无大于小说。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此其一。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惭，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谓“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此其二。此二者，实文章之真谛，笔舌之能事。苟能批此　，导此窍，则无论为何等之文，皆足以移人；而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由前之说，则理想派小说尚焉；由后之说，则写实派小说尚焉。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外者也。

抑小说之支配人道也，复有四种力：一曰熏。熏也者，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楞伽经》所谓“迷智为识，转识成智”者，皆恃此力。人之读一小说也，不知不觉之间，而眼识为之迷漾，而脑筋为之摇　，而神经为之营注；今日变一二焉，明日变一二焉；刹那刹那，相断相续；久之而此小说之境界，遂入其灵台而据之，成为一特别之原质之种子。有此种子故，他日又更有所触所受者，旦旦而熏之，种子愈盛，而又以之熏他人。故此种子遂可以遍世界，一切器世间有情世间之所以成所以住，皆此为因缘也。而小说则巍巍焉具此威德以操纵众生者也。二曰浸。熏以空间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广狭；浸以时间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长短。浸也者，入而与之俱化者也。人之读一小说也，往往既终卷后数日或数旬而终不能释然，读《红楼》竟者，必有馀恋有馀悲，读《水浒》竟者，必有馀快有馀怒，何也？浸之力使然也。等是佳作也，而其卷帙愈繁事实愈多者，则其浸人也亦愈甚；如酒焉，作十日饮，则作百日醉。我佛从菩提树下起，便说偌大一部《华严》，正以此也。三曰刺。刺也者，刺激之义也。熏浸之力利用渐，刺之力利用顿。熏浸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觉；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骤觉。刺也者，能入于一

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我本蔼然和也，乃读林冲雪天三限，武松飞云浦一厄，何以忽然发指？我本愉然乐也，乃读晴雯出大观园，黛玉死潇湘馆，何以忽然泪流？我本肃然庄也，乃读实甫（原本作“斋”，误）之《琴心》、《酬简》，东塘之《眠香》、《访翠》，何以忽然情动？若是者，皆所谓刺激也。大抵脑筋愈敏之人，则其受刺激力也愈速且剧。而要之必以其书所含刺激力之大小为比例。禅宗之一棒一喝，皆利用此刺激力以度人者也。此力之为用也，文字不如语言。然语言力所被，不能广不能久也，于是不得不乞灵于文字。在文字中，则文言不如其俗语，庄论不如其寓言。故具此力最大者，非小说末由。四曰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实佛法之最上乘也。凡读小说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于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读《野叟曝言》者，必自拟文素臣。读《石头记》者，必自拟贾宝玉。读《花月痕》者，必自拟韩荷生若韦痴珠。读“梁山泊”者，必自拟黑旋风若花和尚。虽读者自辩其无是心焉，吾不信也。夫既化其身以入书中矣，则当其读此书时，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于彼界，所谓华严楼阁，帝网重重，一毛孔中，万亿莲花，一弹指顷，百千浩劫，文字移人，至此而极。然则吾书中主人翁而华盛顿，则读者将化身为华盛顿，主人翁而拿破仑，则读者将化身为拿破仑，主人翁而释迦、孔子，则读者将化身为释迦、孔子，有断然也。度世之不二法门，岂有过此？此四力者，可以卢牟一世，亭毒群伦，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门，政治家所以能组织政党，莫不赖是。文家能得其一，则为文豪，能兼其四，则为文圣。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说。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

小说之为体，其易入人也既如彼，其为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类之普通性，嗜他文终不如其嗜小说，此殆心理学自然之作用，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此天下万国凡有血气者莫不皆然，非直吾赤县神州之民也。夫既已嗜之矣，且遍嗜之矣，则小说之在一群也，既已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空气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与呼吸之餐嚼之矣。于此其空气而苟含有秽质也，其菽粟而苟含有毒性也，则其人之食息于此间者，必憔悴，必萎病，必惨死，必堕落，此不待蓍龟而决也。于此而不洁净其空气，不别择其菽粟，则虽日饵以参苓，日施以刀圭，而此群中人之老病死苦，终不可得救。知此义，则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可以识矣。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原本作“兔”，据《中国近代文论选》本校改）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若是者，岂尝有人焉提其耳而诲之，传诸钵而授之也？而下自屠爨贩卒、妪娃童稚，上至大人先生、高才硕学，凡此诸思想，必居一于是，莫或使之，若或使之，盖百数十种小说之力直接间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即有不好读小说者，而此等小说既已渐渍社会，成为风气。其未出胎也，固已承此遗传焉。其既入世也，又复受此感染焉。虽有贤智，亦不能自拔。故谓之间接。）今我国民惑堪舆，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风水而阻止铁路，阻止开矿，争坟墓而阖族械斗，杀人如草，因迎神赛会，而岁耗百万金钱，废时生事，消耗国力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慕科第若膻，趋爵禄若鹜，奴颜婢膝，寡廉鲜耻，惟思以十年萤雪，暮夜苞苴，易其妇骄妻妾、武断乡曲一日之快，遂至名节大防，扫地以尽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举国皆荆棘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薄无行，沉溺声色，绻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销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岁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曰惟小

说之故。呜呼！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大圣鸿哲数万言谆诲之而不足者，华士坊贾一二书败坏之而有馀。斯事既愈为大雅君子所不屑道，则愈不得不专归于华士坊贾之手。而其性质其位置，又如空气然，如菽粟然，为一社会中不可得避不可得屏之物，于是华士坊贾，遂至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矣。呜呼！使长此而终古也，则吾国前途尚可问耶，尚可问耶！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红楼梦评论



王国维

第一章　人生及美术之概观

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忧患与劳苦之与生相对待也久矣。夫生者，人人之所欲;忧患与劳苦者，人人之所恶也。然则，讵不人人欲其所恶，而恶其所欲欤？将其所恶者，固不能不欲，而其所欲者，终非可欲之物欤？人有生矣，则思所以奉其生。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寒而欲衣，露处而欲宫室，此皆所以维持一人之生活者也。然一人之生，少则数十年，多则百年而止耳。而吾人欲生之心，必以是为不足。于是于数十百年之生活外，更进而图永远之生活;时则有牝牡之欲，家室之累;进而育子女矣，则有保抱扶持饮食教诲之责，婚嫁之务。百年之间，早作而夕思，穷老而不知所终，问有出于此保存自己及种姓之生活之外者乎？无有也。百年之后，观吾人之成绩，其有逾于此保存自己及种姓之生活之外者乎？无有也。又人人知侵害自己及种姓之生活者之非一端也，于是相集而成一群，相约束而立一国，择其贤且智者以为之君，为之立法律以治之，建学校以教之，为之警察以防内奸，为之陆海军以御外患，使人人各遂其生活之欲而不相侵害:凡此皆欲生之心

之所为也。夫人之于生活也，欲之如此其切也，用力如此其勤也，设计如此其周且至也，固亦有其真可欲者存欤？吾人之忧患劳苦，固亦有所以偿之者欤？则吾人不得不就生活之本质，熟思而审考之也。

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也一，而不偿者什百。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有能除去此二者，吾人谓之曰快乐。然当其求快乐也，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乐之后，其感苦痛也弥深。故苦痛而无回复之快乐者有之矣，未有快乐而不先之或继之以苦痛者也。又此苦痛与世界之文化俱增，而不由之而减。何则？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吾人生活之性质，既如斯矣，故吾人之知识，遂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就其实而言之，则知识者，固生于此欲，而示此欲以我与外界之关系，使之趋利而避害者也。常人之知识，止知我与物之关系，易言以明之，止知物之与我相关系者，而于此物中，又不过知其与我相关系之部分而已。及人知渐进，于是始知欲知此物与我之关系，不可不研究此物与彼物之关系。知愈大者，其研究愈远焉。自是而生各种之科学：如欲知空间之一部之与我相关系者，不可不知空间全体之关系，于是几何学兴焉。(按西洋几何学［Geometry］之本义，系量地之意，可知古代视为应用之科学，而不视为纯粹之科学也。) 欲知力之一部之与我相关系者，不可不知力之全体关系，于是力学兴焉。吾人既知一物之全体之关系，又知此物与彼物之全体之关系，而立一法则焉，以应用之。于是物之现于吾

前者，其与我之关系，及其与他物之关系，粲然陈于目前而无所遁。夫然后吾人得以利用此物，有其利而无其害，以使吾人生活之欲，增进于无穷。此科学之功效也。故科学上之成功，虽若层楼杰观，高严巨丽，然其基址则筑乎生活之欲之上，与政治上之系统，立于生活之欲之上无以异。然则吾人理论与实际之二方面，皆此生活之欲之结果也。

由是观之，吾人之知识与实践之二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苦痛相关系。有兹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此犹积阴弥月，而旭日杲杲也；犹覆舟大海之中，浮沉上下，而飘著于故乡之海岸也；犹阵云惨淡，而插翅之天使，赍平和之福音而来者也；犹鱼之脱于罾网，鸟之自樊笼出，而游于山林江海也。然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后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然则，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夫自然界之物，无不与吾人有利害之关系；纵非直接，亦必间接相关系者也。苟吾人而能忘物与我之关系而观物，则夫自然界之山明水媚，鸟飞花落，固无往而非华胥之国，极乐之土也。岂独自然界而已？人类之言语动作，悲欢啼笑，孰非美之对象乎？然此物既与吾人有利害之关系，而吾人欲强离其关系而观之，自非天才，岂易及此？于是天才者出，以其所观于自然人生中者复现之于美术中，而使中智以下之人，亦因其物之与己无关系，而超然于利害之外。是故观物无方，因人而变：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　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思栋梁之用，求好　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

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苟一物焉，与吾人无利

害之关系，而吾人之观之也，不观其关系，而但观其物；或吾人之心中，无丝毫生活之欲存，而其观物也，不视为与我有关系之物，而但视为外物，则今之所观者，非昔之所观者也。此时吾心宁静之状态，名之曰优美之情，而谓此物曰优美。若此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得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此物曰壮美，而谓其感情曰壮美之情。普通之美，皆属前种。至于地狱变相之图，决斗垂死之像，《庐江小吏》之诗，《雁门尚书》之曲，其人固氓庶之所共怜，其遇虽戾夫为之流涕，讵有子颓乐祸之心，宁无尼父反袂之戚，而吾人观之，不厌千复。格代之诗曰：

What in life doth only grieve us,
That in art we gladly see .
凡人生中足以使人悲者，于美术中则吾人乐而观之。(译文)

此之谓也。此即所谓壮美之情。而其快乐存于使人忘物我之关系，则固与优美无以异也。

至美术中之与二者相反者，名之曰眩惑。夫优美与壮美，皆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者。若美术中而有眩惑之原质乎，则又使吾人自纯粹知识出，而复归于生活之欲。如　　蜜饵，《招魂》、《七发》之所陈；玉体横陈，周　、仇英之所绘；《西厢记》之《酬柬》，《牡丹亭》之《惊梦》；伶元之传飞燕，杨慎之赝《秘辛》：徒讽一而劝百，欲止沸而益薪。所以子云有“靡靡”之诮，法秀有“绮语”之诃。虽则梦幻泡影，可作如是观，而拔舌地狱，专为斯人设者矣。故眩惑之于美，如甘之于辛，火之于水，不相并立者也。吾人欲以眩惑之快乐，医人世之苦痛，是犹欲航断港而至海，入幽谷而求明，岂徒无益，而又增之。则岂不以其不能使人忘生活之欲，及此欲与物之关系，而反鼓舞之也哉！眩惑之与优美及壮美相反对，其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